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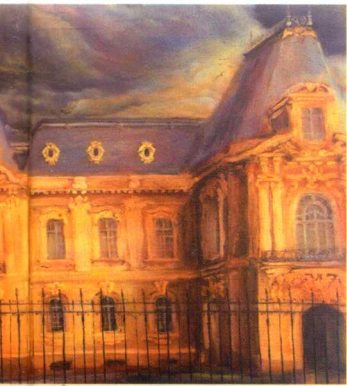
莫泊桑短篇小说

Selected Stories of Maupassant

全译本·精·彩·阅·读

〔法〕莫泊桑◎著 周小洲◎编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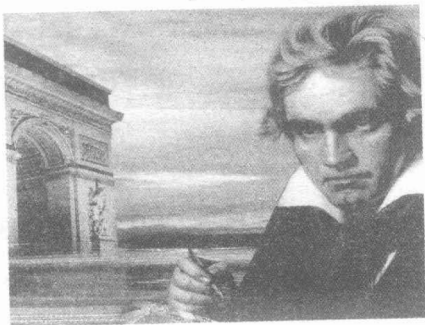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

Selected Stories of Maupassant

〔法〕莫泊桑◎著 周小洲◎编译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 / (法) 莫泊桑著 ; 周小洲编译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18-1185-9-01

I. ①莫… II. ①莫… ②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381 号

莫泊桑短篇小说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20mm 1/16
印 张 23
排 版 文贤阁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2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185-9-01
定 价 29.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目 录

项 链	1
米龙老爹	10
羊 脂 球	17
俘 虏	54
蜚蜚小姐	66
在树林里	79
海 港	84
月 色	93
两个朋友	99
骑 马	106
蛮子大妈	113
比 埃 洛	121
西蒙的爸爸	127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135
旅 途 上	154
一场决斗	160
床边协定	165
懊 恼	172
保 护 人	178

勋章到手了	183
一场政变	189
雨 伞	199
一个诺曼底人	207
真的故事	213
两 兄 弟	219
戴 家 楼	330
我的叔叔于勒	357

项 链

但凡容貌俏丽的女子，往往像是因为命运的差错似的，出生于小职员之家。我们此刻要说的这一个恰恰如此。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最后，她勉勉强强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不过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级的女人。由于妇女们本没有阶级、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润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并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自以为自己生来是为了享受世间所有华美豪奢之物，故而长久地痛苦不已。因为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异常心酸。如此种种，在其他与她境况相当的妇人眼中，大概只会忽略之，可是她偏偏为此神伤，为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怎样蒙着东方的帷幕，怎样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怎样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左右，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但是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相对而坐，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盆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故而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爽朗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但她一无所有——好衣服、珠宝首饰等。然而她却对此情有独钟，笃定自己生来是为了享受如此精妙绝佳之物。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然而如今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故而她因为伤心，因为遗憾，因为失望并且因为忧虑，接连苦闷地哭泣数日。

不过有一天晚上，她丈夫得意扬扬地带回了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东西是专为你预备的。”她急忙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请帖，上面印着如下语句：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1月18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绝对快活得很，没想到她居然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可是，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竭尽全力才弄到手。人人都想要请帖，可是却很难弄到手，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末了她不耐烦地高声说：“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此事，他从没想到过，就吞吞吐吐地说：“但是，你看戏时穿的那件裙袍就很好，我……”

他吃惊地看着妻子流下了眼泪，顿时他闭口不言，心中不明所以。

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张着嘴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然而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力抑制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同时用宁静的声音回答：“没有什么。可是我没有衣裳，因此我不能去赴这个晚会。你如果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买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考虑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同时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叫唤和一个断然的拒绝。

最后她犹犹豫豫地回答：“我不知道具体该有多少，但是我认为400法郎应该差不多了。”

他的脸色稍稍发青，因为他手里恰好存着这样一个数目的钱，原本打算去买一支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不过他却回答道：“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法郎。但是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似乎在发愁，忧心忡忡，好似心中十分焦躁的样子。虽然她的新裙袍已经准备好。她丈夫有天傍晚问她：“你怎么啦？想想吧，三天以来你可显得十分异样。”因此她说：“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让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这会儿我情愿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随即说道：“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完全听不进耳中。

“不成……世上最叫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

穷相。”

不过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向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开心地叫道：“的确。我怎么没想到呢！”

次日，她去了自己这位朋友家里并言明来意。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打开看见许多手镯，接着是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接着是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并且镶着宝石，做工十分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犹豫不定，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

她老问着：“还有其他的吗？”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知道你中意哪件。”她突然在一只黑缎子的小盒子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完全压得倒一切，因此她的心房由于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在镜子里的自己出了半天的神。

随后，她带着满腔的顾虑犹豫地问道：“你能够把这东西借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最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的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所有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所有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想方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所有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

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因此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凌晨四点钟左右她才离开。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左右，就和其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在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衣裳的寒酸气与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是不相称的。她想到这点，因此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骆塞尔牵住了她：“等等。这样出去，你会受寒的。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但是她根本就不听他的，急匆匆走下台阶。然而，在街上竟不能找到车子了；因此二人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沿着塞纳河走下去，二人很是失望，冷得浑身直哆嗦。最后，二人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因此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对她来说，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呢，却想起了自己上午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然而忽然间她发狂似的叫了一声。那串围在脖子上的项链，那串金刚钻项链不见了！

此刻，已经脱了一半衣裳的丈夫，急忙追问道：“怎么啦？”

她傻愣愣地转过身来看着他：“不见了……不见了……那串伏来士洁太太的项链不见了。”

他站起身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什么！……怎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二人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将那件裙袍里里外外翻了一个遍。项链踪迹全无。

他问道：“你能够肯定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戴着那东西吗？”

“没错儿，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但是，如果是在路上丢失的，我们应该听到声响的。它应当在车子里。”

“不错。这是可能的。你有没有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那会儿也没有注意？”

“没有。”他俩目瞪口呆，面面相觑。最后，骆塞尔重新穿好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否可以找得着它。”

然后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直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思绪全无。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一无所获。

他走到警察总厅报了案，到各报馆里去登了悬赏启事，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仍是一无所获。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此刻正叫人在那里修理。如此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周过去了，他们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而且骆塞尔似乎一下子老了五岁，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次日，他们带着装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并非鄙店所售，我仅仅做了这个盒子。”

因此二人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依照自己的记忆力作参考，他俩由于伤心和忧愁

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标价 4 万法郎。店里可以作 3.6 万卖给他们。

因此他们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而且还说好了条件：如果原有的那串在 2 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 3.4 万法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手头本有 1.8 万法郎，这是他父亲先前留给他的。余款就必须靠借了。

他开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 1000 法郎，向那个借 500 法郎，向这里借五枚路易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签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与放高利贷者，形形色色、不同国籍的放款者来往。他赌上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计后果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并且，想到了以后的苦恼，想到了即将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害怕了，末了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 3.6 万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你该早归还的，说不定我可能用它呢。”

她那会儿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假如她看出端倪，会怎么看这件事？她岂不是要将她当贼看？

骆塞尔太太体味到了穷人度日的艰辛。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打算将这笔债一分不少地偿还。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包括厨房里讨厌的日常家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而且衣着打扮完全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

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讨价还价，与人发生口角，她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节省那少得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同时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延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往往直至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子一面的书。

最终，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之久。

十年后，他俩竟还清了所有债务，包括高利贷者的利钱和利滚利的那些钱。

骆塞尔太太好像变老了。如今，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头发随意挽着，裙子斜系着，露出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不过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然后就回想从前的那个舞会，在那里，她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如果那时那件首饰没有丢失，她如今会是怎样的？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不管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不过，某个周末，她正走到香榭丽舍大街兜个圈子去调剂一周之中的日常劳作，此时突然看见了一个带着孩子散步的妇人。那就是伏来士洁太太，她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美貌，还是那么魅力惊人。

骆塞尔太太十分激动。是否去和她攀谈？是的，当然。并且自己如今已经还清了债务，可以原原本本告诉她。于是她走了过去。

“早安，约翰妮。”

那一位居然根本就认不出她了，以为自己被这个平民妇人这样亲热地叫唤是件怪事，她结结巴巴地说：

“但是……这位太太！……我不认识您……也许应当是您弄错了。”

“没有。我是玛蒂尔德·骆塞尔呀。”

对方发出了一声惊呼：“噢！……可怜的玛蒂尔德，你真变了样子！……”

“是的，我备尝艰辛，自从我上一次见过你以后；而且所有苦楚

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这是怎样一回事？”

“从前，你不是借了一串金刚钻项链给我到部里参加晚会，如今，你可还记得？”

“记得，怎样呢？”

“怎样？我丢了那串东西。”

“哪儿的话，你早已还给我了。”

“我从前还给你的是另外一串一模一样的。到今天，我们花了十年工夫才付清它的代价。像我们这样一无所有的人，你要知道这有多难……如今总算是还清了债务，我是实实在在地心安理得了。”

伏来士洁太太停住了脚步：“你可是说从前买了一串金刚钻项链来赔偿我的那一串？”

“对，是的，你那时简直没有看出来，是吗？那两串东西本就一模一样的。”

说完，她用自负而又天真的快乐神气微笑着。

伏来士洁太太感动不已，抓住了她两只手：“唉。可怜的玛蒂尔德，可是我那一串本是假的，最多只值 500 法郎！”

米龙老爹

一个月以来，烈日在田地上展开了炙人的火焰。喜笑颜开的生活都在这种火雨下面出现了，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际，蔚蓝的天色一直和地平线相接。那些在平原上星罗棋布的诺曼底省的田庄，在远处看来仿佛一些围在细而长的山毛榉树的圈子里的小树林子。可是走到跟前，等有人打开了天井边的那扇被虫蛀坏的栅栏门，却确信是看见了一个广阔无边的花园，由于所有那些像农夫的躯体一样骨干嶙峋的古老苹果树都开着花。乌黑钩曲的老树干在天井里排列成行，在天空之下展开它们那些雪白而且粉红的光彩照人的圆顶。花的香气和敞开的马房里的浓厚气味，还有正在发酵的兽肥的蒸气混在一块儿——兽肥的上面布满了成群的母鸡。

已经是日中了。那一家人正在门前梨树的阴影下面吃午饭：男女家长，四个孩子，两个女长工和三个男长工。他们几乎不说话。喝过浓汤之后，接着他们揭开了那盘做荤菜的马铃薯煨咸肉。

一个女长工偶尔立起身来，走到储藏饮食物品的房里，去加满那只盛苹果酒的大罐子。

男人，一个年约四十的强健汉子，打量着他房屋边的一枝赤裸裸的、没有结果实的葡萄藤，它曲折得好似一条蛇，在屋檐下面沿着墙伸展。

最后他说：“老爹的这棵葡萄，今年发芽不算晚，大概可以结果子了。”

妇人也扭头打量，不过却只字未发。

那棵葡萄，恰好种在老爹当年被人枪杀的地方。

那是1870年战争时期的事。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区。法国的

裴兑尔白将军正领着北军和他们抵抗。

普军的参谋处正驻扎在这个田庄上。庄主是个年老的农人，名叫彼德尔的米龙老爹，竭尽全力款待他们，安置他们。

一个月以来，普军的先头部队停留在这个村落里做侦察工作。法军却在相距 10 法里之外的一带地方静伏不动，不过每天夜晚，普兵总有好些骑兵失踪。

只要那些被分派到附近各处去巡逻的人，如果他们仅仅是两三个人成为一组出发的，都再也未能返回。

到早上，有人在一块地里，一个天井旁边，一条壕沟里，寻着了他们的尸首。他们的马也伸着腿倒在大路上，项颈被人一刀割开了。

这类的暗杀举动，似乎是被一些相同的人干的，可是普兵却无法破案。

地方上感到恐怖了。好些乡下人，往往由于一个简单的告发就被普兵枪决了，妇女们也被他们拘禁起来了，他们本想用威吓手段使儿童们有所透露，最终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不过某一天清晨，他们发现米龙老爹躺在自己的马房里，脸上有一道刀伤。

两个被刺穿了肚子的普军骑兵在一个和这庄子相距 3 公里远的地方被人寻着了。其中的一个，手里还握着他那把血迹模糊的马刀。可见他曾经格斗过，自卫过。

一场军事审判很快在这庄子前面的露天里开庭了，那老头子被人带过来了。

他 68 岁，身材矮瘦，脊梁是略带弯曲的，两只大手几乎就是一对蟹螯。一头稀疏得仿佛乳鸭羽绒样的乱发，头皮随处可见。项颈上的枯黄而起皱的皮肤显出好些粗的静脉管，一直延伸到腮骨边失踪却又在鬓角边出现。在本地，他是一个以固执和怪吝而出名的人。

他们让他站在一张由厨房搬到外面的小桌子跟前，前后左右有四个普兵看守。五个军官和一个团长坐在他的对面。

团长用法国话发言了：

“米龙老爹，自从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对于您，除了夸奖以外的

确毫无半句闲话。在我们看来，您对于我们一直是殷勤的，同时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关心的。不过您今日却有一件很可怕的事被人告发了，自然非问个明白不成。您脸上带的那道伤是如何来的呢？”

那个乡下人只字未答。

团长继续说道：“您此刻不说话，这就定了您的罪，米龙老爹，不过我要您回答我，您听见没有？您知道今天早上在伽尔卫尔附近寻着的那两个骑兵是谁杀的吗？”

那老翁干脆地答道：“是我。”

团长吃了一惊，缄默了一会，双眼盯着这个被逮捕的人。米龙老爹用他那种乡下人发呆的神气安闲自在地待着，双眼如同向他那个教区的神父说话似的低着没有抬起来。唯一可以看出他心里慌张的，就是他如同喉管完全被人扼住了一般，显而易见地在那儿不断地咽口水。

这老翁的一家人：儿子约翰、儿媳妇和两个孙子，都惊惶失措地立在他后面十步远的地方。

团长接着又说：“您可也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每天早上，我们部队里那些被人在田里寻着的侦察兵是被谁杀了的吗？”

老翁用同样的乡愚式的安闲自在的态度回答：“是我。”

“全都是您杀的吗？”

“全都是，对呀，都是我。”

“您一个人？”

“我一个人。”

“您是如何动手干的，请详细讲给我听吧。”

这一回，那汉子表现出了心焦的样子，由于事情非得多说话不可，这显然使他为难。他张着嘴说：

“我这会儿怎么好记得？我该如何干就怎么干。”

团长接着说：“我通知您，您必须一五一十全盘告诉我们不可。您绝对能够马上就打定主意。您当初是怎样开始的呢？”

那汉子向着他那些立在后面注意的家属担心地瞧了一眼，又犹豫了片刻，接着突然打定了主意：